

好漢就是要提當年勇

史正庭

英國小說家狄更斯描寫法國大革命時期，對爭取自由、平等的人性光輝與後續變質淪為暴力的恐怖統治，在《雙城記》開卷語寫下「那是最好的時代，那是最壞的時代」的經典名句。

相信沒有人懷疑戰爭會死人，而是未知和平的代價，人類生存發展的過程中，不因為逆境而喪失追求夢想、創造美好的渴望，甚至愈是艱困愈加激發趨吉避凶的本能。歷史長河中，天災地變、瘟疫戰亂未嘗不是文明躍升的動力，不論承平或亂世，命運孰好孰壞？端視處世的態度與作為。

國防部日前重申實施「募兵制」政策不變，屆時義務役兵役僅需四個月的軍事基礎訓練，相較民國六、七十年代三年役期的陸軍第一特種兵，實在不可同日而語，對歷經炮火的老兵而言，那是時代宿命，與其說幸或不幸？不妨視為生命的鍛造淬鍊！服兵役在臺灣算是少數難得落實「公平」的制度，只是誰該當什麼兵？無所謂公平。「以色列沒有老百姓，只有一年放假十個月的士兵。」惟有厚植國力才有生存空間，這是猶太民族千百年來刻骨銘心的亡國啟示，也是國際現實、歷史鐵律。

兵制、役期無關戰力良窳，未經從嚴從難的磨練，不論四個月、三年，亦或志願役，不過是一堆米蟲罷了。前國防部長蔣仲苓將軍說：「哪裡不死人！」此話乍聽刺耳卻也實在，打仗不死人？那是兒戲。戰爭無法彩排、沒有

NG，所以演習視同作戰。古往今來，戰爭從不會在歷史上消失，惟有備戰不求戰，臨敵不畏戰，才能處變不驚、臨危不亂。

回顧民國六十八年美國與中共建交，這是中華民國自退出聯合國後再次外交重創，然以經貿全球化的觀點，此乃定數。當年儘管兩岸終止炮擊，但情勢詭譎、人心浮動，中影公司先後出品軍教片《黃埔軍魂》、《成功嶺上》後者首度以當時實施二十年的大專學生暑期集訓為題材，寫實逗趣的詼諧風格一新耳目，而風靡民國七〇年代的《報告班長》系列影片，更廣泛喚起臺灣之子「數饅頭」的集體回憶，只是加油添醋的誇張搞笑劇情純屬娛樂效果。戲劇情節與真實情境的差距有多大？兵推操演與實際作戰的差距又有多大？戰鬥場面可以模擬重現，英雄人物可以角色扮演，勇氣卻無法複製。

民國八十八年，成功嶺大專學生集訓在國軍精實案中畫下句點，而令四、五年級生「轉大人」的兵役歲月也自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一日起下修為一年，不論時勢變化、國防轉型，軍人就是軍人，磨練不是虐待；嚴格不是殘酷，不能吃苦耐操，何以保國安民？民國七十二筆者服役於金門野戰師，曾有班長感慨說：「兵，不能『打』，怎麼帶？」「打」的確粗魯、野蠻，請問「戰爭」呢？那名恨鐵不成鋼的班長其實是語重心長。民國二十二年，國軍第二十九軍在長城「喜峰口」戰役力挫日軍，

「大刀隊」頓時揚名天下，之後二十九軍駐守北平，某日例行操練大刀時，一名士兵不慎失手，竟削去另名弟兄半個腦袋，當下人擡走了大刀仍繼續揮舞著，這就是軍人！如今，與其嘲諷草莽世代，不如自省孰令致之？

前陣子，軍方公布號稱「亞洲最嚴」的國軍體測計畫，有人質疑為何不是「世界最嚴」，但不知「世界之最」的意義何在？斯巴達在西元前一九二二年遭到併吞，二千二百多年來，斯巴達戰士依然被視為勇猛善戰的典型；西元一一四〇年南宋岳家軍將領楊再興率騎三百，在河南臨潁縣小商橋突遇金兵主力，岳家軍以寡擊眾斬敵二千餘人（再興戰死，後獲其屍，焚之，得箭鏃二升。見《宋史》列傳第一二七）二升相當於一點三公斤）。想見當時敵箭如飛蝗，楊再興渾身中箭仍奮勇衝殺，力戰殉國。自古成敗不足論，惟勇者留其名。

繼新竹市「黑蝙蝠中隊文物陳列館」開幕啟用，《黑貓中隊：七萬呎飛行紀事》一書，以不同角度呈現冷戰時期中華民國空軍擔負臺美合作的情報偵察任務，早先，媒體亦曾揭露「蝙蝠」與「黑貓」神祕的黑盒子，檢視任務過程，可謂飛蛾撲火、九死一生，什麼誘因甘於冒死涉險？值得嗎？先父史習儉曾任三十四中隊電子反制官，直到晚年，才在筆者訪談下自述一二，但關於求生裝備、訓練等安全措施始終沒有交代，或許，那是多餘的吧。事實上，穿透鐵幕的偵察任務，美方是最大獲益者，前空軍情報署長衣復恩將軍回憶時不禁浩歎，我空軍折損那麼多精英究竟意義何在？相信當年主持計畫的衣將軍絕對明白，那時「不能說的祕密」就是一場戰爭！死有泰山鴻毛之別，前輩們為勇氣、榮譽、尊嚴樹立了典型，他們的犧牲絕不枉然！我沒問過父親是否一

歡喜」的奉調三十四中隊，從褪下軍服到臥病前，他始終挺著腰桿。

美國媒體BO在二〇〇一年製播影集《

Band of Brothers》(中譯：「諾曼第大空降」

描寫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軍一〇一空降師五〇六團二營E連的故事，翌年該片獲得美國金球獎和艾美獎多項殊榮，其中在艾美獎頒獎現場，透過視訊連線，當畫面出現碩果僅存的E連老兵時，全場來賓紛紛起立鼓掌致意；二〇〇六年美國電影學院頒發終身成就獎給首位獲列「美國陸軍突擊隊名人堂」榮譽成員的演員——湯姆·漢克斯，典禮中，兩名年邁的E連老兵受邀出席，一位缺條腿拄著拐杖；一位推著助行器，在緩緩步入舞臺時，所有人自動起立鼓掌致敬持續四十多秒不墜，而老兵除了簡短致謝，沒有多餘的表情，在他們心中，榮耀不屬於個人，不是勳章；也不是紀念碑上的名字，而是那段弟兄們患難與共的日子。戰場不是軍人惟一的舞臺，一旦粉墨登場，就得待戰鼓平息方得卸甲，不論勝敗，幾乎從戰場上活下來的人，都有抹不去的心靈創傷，向陣亡將士及老兵致敬，不在宣揚愛國主義，而是對戰爭摧殘生命的深刻反省。如今，老兵凋零，典型遠逝，「好漢就是要提當年勇」——無所謂哪個戰役最慘烈，誰的遭遇最艱險，凡是歷經戰火的人，都有責任教導下一代理解戰爭的殘酷與生存的美好。

去年，中科院公開自行研發的「戰場心理抗壓模擬訓練館」，受測人員置身各種戰場虛擬情境與狀況，嘗試並克服心理恐懼，嚴格說來，這只是體驗、測試，算不上「訓練」。知名的美國國家訓練中心(NTC)位於占地兩千多平方公里的加州「艾溫堡」(Elwyn)；中國大陸內蒙古隸屬北京軍區的「朱日和」協同戰術

訓練基地，也有一千多平方公里(相當五個臺北市)，即使擁有優勢的高科技，美軍至今仍以「實兵對抗演習」形塑戰場壓力，〈孫子兵法·軍形篇〉：「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大意是，致勝者必先勝券在握，方舉兵作戰；戰敗者往往輕率出兵，再謀取勝利。當前，可以說幾乎沒有對手的美軍，仍無時無刻不在操練各種實況作戰，因為科技未必能決定勝負。對於國防部取法乎上，擬出「亞洲最嚴」的國軍體測計畫，值得肯定。「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出自宋朝外患金人之口，區區八個字，震古鑠今，如此令敵折服者，幾人能敵？縱然未能直搗黃龍，「岳家軍」體現了治軍帶兵典範，名垂青史。

民國二十九年抗戰期間，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將軍在秦宜會戰中壯烈成仁；民國三十三年，第十軍軍長方先覺將軍血戰衡陽四十七日後，與日軍談判投降，一死一降，兩位指揮官竟同樣受到侵略者的尊敬，因為視死如歸的決戰鬥志，敵人最清楚！「好漢就是要提當年勇」——不在比較驍勇剽悍，強者勝出；而是見證怯懦變剛強的無畏情操。〈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這首百多年來世人傳誦的詩句，出自匈牙利詩人裴多菲·山多爾之作，他在一八四九年奧俄聯軍鎮壓匈牙利爭取獨立戰役中犧牲，年僅二十六歲。好生惡死，人情之常，如果不用武力可以解決問題，誰會選擇戰爭，文明至今，化干戈為玉帛，談何容易，反戰可以有千百個理由，但有一個前提——沒有侵略。「優勝劣敗」不是戰爭定律，擊敗敵人，先要戰勝自己，「適者生存」必須要練指揮、練戰術、練戰技、練體能、練膽識、練意志，〈孫子兵法·九地篇〉：「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

然後生。」每個人面臨絕境的反應不盡相同，沒有天生的敢戰士、善戰者，惟有經歷戰場磨練、戰鬥洗禮，才可能凝聚同生共死的信念，「好漢就是要提當年勇」旨在踵武前賢，傳承尚武精神，不在英雄崇拜，國防部於去年雙十節前夕舉辦「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特展，馬英九總統親臨致意，爸爸生前說「蝙蝠」、「黑貓」是時代的際遇，身為軍人，躬逢其盛，與有榮焉。不過老實說，那是因為還活著，但那份「榮耀」，在他老人家臉上完全看不到一絲光彩，亦如空降諾曼第的老兵一樣，沒有多餘的表情，倒是在翻閱老照片時，每每悵然不已。戰爭，誰該犧牲？該誰犧牲？軍人當仁不讓。因為，那是使命！是天職！是責任！是榮譽！不必言謝，但是不能忘記！「犧牲」不必非死不可，犧牲是一種情操；一種精神；一種與生俱來的高尚人格，然而，犧牲需要喚起；需要感動，軍人感動，才能將士用命；人民感動，才能萬眾一心，好漢就是要提當年勇，就是要人民感動！桃園縣政府將當年黑貓中隊的C機棚列為歷史建物，永久保存，空軍軍史館要在民國百年展示蝙蝠中隊使用過的任務機種，包括B-26、P-51、C-47同型機，日後亦將添置C-130高空偵察機，國家元首除了行禮如儀，能否感動人民，僅在一念之間。

二〇〇〇年五月一日，美國追贈飛行優異十字勳章、銀星勳章等獎章給四十年前遭蘇聯擊落生俘的C-119飛行員法蘭西斯·蓋瑞·包爾斯(包爾斯當年以間諜罪下獄一年九個月後，經換俘返國，由於間諜行動事涉敏感，包爾斯只得黯然引退，一九七七年他駕駛民用直升機不幸失事身亡)，典禮上，軍方代表對冷戰年代孤立無援隻身長征的不凡勇氣，給予遲來的公開尊崇，儀式最後，一架C-119機飛臨會場上

空向包爾斯致敬，如果一九六〇年包爾斯命喪九霄，或者蘇聯未能揭穿美國侵入他國領空刺探情報的真相，包爾斯等同被自家人「滅口」，美國總統甘迺迪在一九六一年就職演說中有句世人熟知的名言：「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愛國]是一種美德，倘若國家背棄為她犧牲的軍人，亦令人不齒！古來征戰幾人回，戰爭何時了，如果歷史能夠指引未來，那是因為我們沒有忘記，曾令老美灰頭土臉的「包爾斯事件」，如今成了省思戰爭、觀照人性的教科書，而我黑貓中隊葉常棣、張立義（前空軍第三十五中隊C2高空偵察機飛行員）；紅狐中隊謝翔鶴（前空軍第四中隊D1101巫毒式偵察機飛行員）的遭遇又何嘗不是？越戰期間，美軍一組直升機隊奉命救援陷入重圍的友軍，一位正駕駛在流彈四竄與惟恐超載失速下緊急升空，當慶幸奇蹟般安然無恙的脫離戰場時，赫然發現地面竟還有一名未能及時登機的弟兄，仍固守著陸區向蜂擁而來的敵人不斷射擊，無疑在掩護撤退行動，這趙任務每位飛行員均獲頒飛行優異十字勳章，但那幕孤軍奮戰的身影始終在他腦海盤桓不去，四十多年後，當得知那名戰士最終獲救時，他深深的擁抱營救那名戰士的機長，一掃長年心中的「內疚」，這是什麼樣的情懷，需要內疚嗎？主導越戰的美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直到一九九五年出版《回顧：越南的悲劇和教訓》一書，坦承越戰是錯誤的，並說「一輩子受到良心譴責，然而麥氏遲來的懺悔，已無法獲得同情」。

二〇〇七年五月三十一日聯合報副刊《一個國家記得誰？獻給冷戰的犧牲者》作者龍應台在文中寫到「原來在我讀書玩耍成長

的時候，和我同齡的人，有些已經永遠地失去了父親，而且他們的母親還不能公開哭泣。」筆者同窗摯友陶餘凡（二歲半左右，父親陶有幹隨S-2偵察大陸遭米格機擊落殉職），國中一年級某日被老師點名描述「我的父親」，父親——該是多麼熟悉的人物，對他來說卻是遙遠、模糊又陌生，十二、三歲孩子在老師的好奇下逐漸紅了眼眶，我已不記得老師的結語，餘凡是烈士遺族，可領撫恤金，但有誰願意跟他換？社會上不少自幼失怙的人，喪親之痛沒有比較級，陶爸爸可以選擇坐辦公桌，回家吃晚飯，享天倫之樂，但是，他沒有。

中國自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來，飽受列強殖民主義之患，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被迫割讓臺灣，當時臺灣人民沒有悲情，只有悲憤！所以點燃全島抗日的「乙未戰爭」（一八九五年——農曆乙未年），戰事從北到南持續六



包爾斯之子籌設的「冷戰紀念館」戳章

個多月，這場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必敗戰爭，道理何在？就是——不做亡國奴！（同年十月，國父領導第一次革命「廣州之役」失敗，青天白日旗設計人陸皓東殉難。）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投降，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迄今六十五年，目前仍是具體存在的事實，臺灣島度過六十多年沒有炮火的歲月，創造出耀眼的「經濟奇蹟」，這段共同打拼的日子，離我們並不遙遠，而且印象深刻，歷史不會因為健忘而改寫；卻會因冷漠、姑息而遭扭曲、誤導。中國軍民以血肉長城抗擊日寇鐵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向世人展現中華兒女的不屈不撓，沒有悲情，只有悲壯！史學家李敖說：「我再也看不到『日本鬼子』騎著軍馬在北京街頭耀武揚威了！」知道這句話要付出多少代價嗎？「營長死了，連長上；連長死了，排長上；排長死了，班長上。」這不是電影臺詞，國民革命軍浴血抗戰期間，不要說全連、全營陣亡，全團、全旅、全師陣亡的，不在話下，慘烈豈能盡書，但中國沒有屈服！

臺灣在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前後，不僅僅是唐山子民紛起抗暴，甚至原住民亦不惜滅族抗爭，如今蕞爾小島已然成為中國大陸民主自由化的推手，身為勇渡黑水溝的後人，豈可數典忘祖、妄自菲薄，「改變現狀」就得拿出實力，仇恨徒增蒙昧無知，是非不分，惟有正視歷史、面對真相，奸邪才無從得逞。十八世紀愛爾蘭思想家艾德蒙·柏克的名言：「讓邪惡崛起的惟一條件，就是好人袖手旁觀。」胡適引用北宋范仲淹《靈烏賦》「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以彰顯知識分子勇於諍言的大義凜然。臺灣人對「霧社事件」的莫那魯道，應該不陌生，臺灣不必也不需要悲情，迎接下個百年，好漢就是要提當年勇！